



特別
^21
2782
6



門 21
號 2782
卷 6

西湖雜話古今事蹟卷十四

古吳墨浪子輯

梅嶼恨蹟

精志

西湖行樂地也。花索笑。鳥弄歡。春去秋來。皆供人之怡悅。何嘗有恨。孰知人事不齊。當賞心樂意之場。偏有傷心失意之人。如小青者。因而指出。為西湖另開一凄凉境界。小青本姓馮。名玄玄。因從同姓馮子虛。故諱言姓。托以小青著。乃廣陵人也。雖賦命不辰。而夙根穎異。在十歲時。而眼際眉端。早有慧色。觸人之愛。忽有一老尼。自芙蓉城來到揚州。偶見小青。遂驚訝道。誰家生有是兒。聰慧自不必言。

昭和十年二月六日購求

但惜其世福薄耳。可于古而不可一時。若肯乞與老尼爲弟子。尚可三十年活。家人以爲妖妄。嗤老尼道。若僅活三十年。雖佛亦不去做他。何況一尼。老尼正色道。既不相信。萬萬不可。令識字讀書。家人笑道。世間讀書識字的。難道都是短命鬼麼。老尼見話不投機。飄然而去。其時廣陵閨闈。競尚斯文技藝。小青之母。原係一女塾師。每日往教諸淑。而小青自幼隨行。因得徧交諸名媛。每聚會。皆或茗戰。而評品色香。或手談。而指點高妙。衆論紛然。而小青交酬。應答皆出人意外。人人惟恐失小青。在小青素閑儀則。能解詩文。絕不才。自矜於蓋其天性有然也。年方十六。歸馮生。馮生乃西湖之富豪公子也。性貪佳麗。而束於如婦。不能少生錦屏之色。後再三哀懇。方有許可之意。又不許就近取討。恐近地者。係馮生素所狎昵。令其維揚遠置。往返限以半月。如過期。則不容入門。其意以爲。匆匆選擇。未必便有。卽有。亦未必佳。不料馮生至維揚。適聞小青之名。再一見而神往矣。遂不惜厚聘。以娶其母。亦利其厚聘。而卽以女歸馮生。小青聞之。潸然淚下。道以素昧平生之人。一旦而從之。于千里之外。母子生離。誠薄命也。馮生懼違半月之限。立刻掛帆。舟中情景。誠如范大夫之泛湖。欣然而歸。及至家。在馮生以爲會請命。過則非私娶。竟與小青雙

雙入室。那如婦初意以淮楊女子多被官長娶去。雖有無
非尋常姬妾耳。及見了小青之面。雖低眉下氣。不敢稍露
風流而一段嫣然之態。愈隱愈彰。馮婦之妒心遂已自結
不磨矣。小青至此無可奈何。惟曲意下之。如婦見其卑下
愈疑其有深心。時刻自隨。不令丈夫私一笑語。小青所帶
脂粉盡皆撤去。書籍盡爲燒燬。拘禁內房。不通半線。真所
謂一個是畫兒中的愛寵。一個是影兒裏的情郎。就要做
一年一會的牽牛織女。也是不能的了。馮生自思無奈。只
得喚姑娘楊夫人與小六娘來勸解一番。或能令妻子回
心也未可知。遂往楊夫人處苦訴道。妻子初容我娶。及至
小青進門。便生許大風波。一罵就是三朝。四夜一打。便到
萬紫千紅。甚覺難堪。明日元宵佳節。諸姑娘過舍借觀燈
之意。苦勸一番。楊夫人允其請。到十五果同小六娘來馮
家看燈。如婦接着敘不得幾句寒溫。便把丈夫娶妾。小青
作妖。一五一十說個不了。楊夫人道。我也略知一二。你且
叫他出來與我一會。果然妖媚否。小青出來見了禮。楊夫
人定睛一看。便道。好個女子。眉清目秀。溫雅不羣。非騷人
韻士之偶。卽玉堂金馬之匹。却不是我姪兒的對頭。今旣
屈他在此。還須姪媳涵養方好。說話未終。只聽見外面笙
歌喧鬧而來。小使稟道。鬧花燈的過了。請夫人小姐上樓。

觀燈。馮婦便叫小青陪夫人小姐樓上請坐。小六娘道：青娘，諒你揚州燈看厭了，也要索個杭州燈兒，換換眼睛。小青道：燈雖好，但恨妾不是賞燈人。楊夫人道：你不須憂慮，我是有一安頓你的所在。遂辭別馮婦而歸。隨卽楊夫人着人約馮婦天竺進香。馮婦恐留小青在家，斷有不測之事，便叫小青同往瞻禮大士。畢，馮婦道：西方佛無量之多，而世人獨專意拜禮大士，却是謂何？汝知其意乎？小青低聲道：此無難知，不過望其慈悲耳。馮婦知其諷己，因冷笑道：我今當慈悲汝何如？楊夫人接口道：二娘既有此心，你家孤山梅嶼，何不送青娘在那裏住住，也省得在面前惹氣。馮婦道：夫人見教極是，且看他的緣法。旣歸，馮生候于室。小青見之欲避。馮婦道：此我屋，非汝避地。此我室，又非汝見地。避見俱不可看。汝情性冷淡，命必孤獨，何須爲我僕僕耶？孤山梅嶼，是我家別業，山水幽雅，甚與汝相宜。無論避郎隱秀，卽有特見郎，或亦不礙我之眼。但我有約法三章：汝須遵守，非我命而郎至，不許接見；非我命而郎有手札至，不許開開；汝有書札，必曰我看，不許私遞與人。若有一差池，決不輕恕。小青聞言，唯唯奉命。自放他住在梅嶼內。小青見了山明水秀，園中花木芬芳，池閣遊魚戲水，枝頭好鳥嚶鳴，勝似在家。猶聞信吠，但小青每自念我之

來實是彼之聘罪不可突加。今置我於此閒地。又明戒我不許一毫舉動。必然廣布腹心。暗藏耳目。畧有風吹草動。定借莫須有之事。以魚肉我。則彼有詞矣。我焉可不慎。遂乘舟。自斂。雖有佳山水。亦不敢推窗縱觀。馮婦無可奈何。只得借遊湖爲名。請了楊夫人。小六娘到船。撐到孤山。喚小青上船。放至蘇堤。見驅馳挾彈遊冶少年。三三五五。同舟。諸女侍或指點。或詼諧。無不暢觀。而小青則澄目凝坐。若不知有繁華者。馮婦見之無說。惟楊夫人知其心事。便叫女兒與之對弈。欲與細談。苦于馮婦在坐。因借景以巨觴。觴馮婦。謂其已醉。乃徐語小青道。舟有樓。可伴我一登。遂登樓。稍稍遠眺。一番卽撫小青之背。道好光景。可惜春花貌。月無徒自苦。唐之章臺柳。亦倚紅樓。盼韓君平走馬。而汝錦堂中人。乃作蒲團空觀想。豈不辜負天之生才耶。小青道。蒲團雖不願。然賈平章劍鋒。殊可長也。楊夫人笑道。汝誤矣。賈平章劍鈍。女平章乃利害耳。左右再顧。寂無一人。楊夫人復從容諷諭道。以汝之才。與汝之貌。舉世無雙。豈肯甘心而墮羅刹國中。我雖非古女俠。力尙可脫汝手。火坑請細思之。倘不以章臺柳爲多事。則湖上豈少韓君平。况彼視汝去。不啻拔眼中釘耳。何傷乎。今縱能容汝。汝亦不過向堂將軍帳中作一羔酒侍兒止矣。才技風

流寧不可惜。小青謝道：夫入愛我，不啻父母，可謂至矣。但妾身思金屋之貯，金屋之命，貯之也。幼時曾遇一老尼云：妾薄福相，無令識字，可三十年活。妾後得一夢，夢手折一花，隨風片片着水，水中花豈能久乎？大都命止此矣。夙業未了，又生他想。彼冥曹姻緣簿，非吾如意珠，倘謝去孤單，又逢冷落，豈不徒供羣口描畫乎？楊夫人聞言，沉吟半晌，忽歎道：汝言亦是，我不敢勉強，但以汝之人處此之地，當此之時，不得不為汝痛惜。雖然，好自愛，彼之好言或好飲食及汝，更可憂可慮，須留意一二。我不能時時看你，旦暮所需，不妨告我，再若要消愁解悶的書，也在我那裏取看。

遂相顧而泣，下沾衣。又恐侍婢窺聽，復拭淚還坐。而別小青回到梅嶼，感楊夫人憇安憐惜的情義，可謂不幸中之幸。又借得許多書籍在此，聊以解愁。便將牡丹亭開看，雖是舊日閱過的，止晰大凡。今夜雨滴空階，愁心欲碎，便勉強枕函終難合眼，不免再三嘆曰：一番因題一絕云：

冷語幽窗不可聽

挑燈開看牡丹亭

人間亦有癡干我

不獨傷心是小青

自是小青幽憤悲怨無可訴說，多托之於詩詞。一日有感，作天仙子詞一首云：

文姬遠嫁昭君塞，小青又續風流債。也虧一陣黑罡

風火輪下抽身快。單單另。清涼界。原不是鴛鴦。
一派休算做相思。一槩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
可在。着衫又撚裙。雙帶。

每有吟詠。多寄楊夫人。而楊夫人同調。尚有賞識者。後楊
夫人從宦外遊。遂無一人可語。間作小畫。或畫一扇。皆自
珍秘。不令人見。每到夕陽落照時。空烟薄靄。臨池自照。啾
啾與影語。雖不泣。亦神傷。因無聊。題一絕云。

新粧竟與畫圖爭

知在臨陽第幾名

瘦影自憐春水照

卿須憐我我憐卿

從此鬱鬱成病。歲餘益深。馮婦聞之。喜不自勝。因命醫來。

延遣婢以藥至。小青伴為稱謝。俟婢出。遂擲藥牀。頭笑曰。
我固不願生。亦當以淨體。皈依作劉安雞犬。豈汝一杯汝
所能斷送乎。然病益不支。知不能起。因修書一封。貽楊夫
人。內有云。

瞻睇慈雲分煖爐。寒如依膝下。裸身百體。未足云酬自
仙槎北渡。斷梗南樓。信語喁聲。日為三至。漸乃微詞。合
吐亦如尊旨。云云。竊揆鄙衷。未見其可。夫屠肆苦心。餓
狸悲鼠。此直供其換馬。不當辱以當爐。去則弱絮風中。
住則幽蘭霜裏。蘭因絮果。現業誰深。若便祝髮空門。洗
粧浣慮。而艷思綺語。觸緒紛來。正恐蓮性。雖胎荷絲。難

散又未易言此也。乃至遠笛哀秋。孤燈聽雨。雨殘笛歇。
設設松聲。羅衣壓肌。鏡無乾影。朝淚鏡。湖夕淚鏡。汝今
茲雞骨。殆復難支。痰灼肺。然見粒而嘔。錯情易意。悅情
不馴。老母姊弟。又天涯間絕。嗟乎。未知生樂焉。知死悲。
憾促歡。淹無乃非。孝妾少受天穎。機警靈速。豐茲齋彼。
理詎能變。然而神爽有期。故素應寂寂也。至其淪忽。亦
匡身今結。爲以來有宵靡旦。夜臺滋味。諒不殊斯。豈必
紫玉。烟白花飛。燒乃謂之。死哉。或軒車南返。駐節維
揚。老母惠存。如妾之受他如。放船堤下。揆梅山中。開我
西閣門。坐我綠陰牀。髮生平子響。像見空帷之寂。颺是
耶。非耶。其人斯在。興言及此。痛也如何。

書成疾益甚。水粒俱絕。惟日飲梨汁一小盞。然明救治服
擁襪。欹坐。雖昏暈幾絕。斷不日首垢面而偃臥也。忽一日
語老媪道。汝可傳語冤業。即覓一良畫師來爲我寫一影。
若此。時不留個模樣兒。越瘦得不堪。可不必畫矣。少頃師
至。卽令寫。照寫畢。覽鏡熟視。嘆道。僅得吾形。似未盡吾神
也。乞師再畫一圖。畫完。進覽道。神是矣。而風慧未流動。杜
麗娘自爲小像。恐爲雲爲雨。飛去蓋爲丰采。流動耳。我知
其故矣。我之丰采。不流動。多因日端手莊。矜持太過。必須
再畫一幅。不要拘束了眼睛。我自開雙眸。自臨摹。遂同老

西海傳言
嫗或扇茶錯或檢圖書或整衣彩而來謂外碧諸色指顧
語笑縱其想會須臾圖成。果極風雅之致。始笑道。如今都
是了師去後。取供榻前。焚以名香。設以梨酒。親奠道。小青
小童。此中豈有汝緣分。即撫几而泣。淚潸潸如雨。下一痛
幾絕。幸老嫗救醒。遂將書一緘。托老嫗。便寄上楊夫人。
再指春容。道此圖千萬為我藏好。我有花鈿數事。贈你女
孩兒罷。言訖而終。年纔十八耳。哀哉。人美如玉。命薄如雲。
瑤蕊優曇。人間一瞬。欲求如杜麗娘。牡丹亭畔。重生安可
得哉。日向暮。馮生踉蹌而來。見小青容光藻逸。衣態鮮妍。
如生前無病的一般。但少言笑耳。不禁哀號頓足。嘔血升
餘。徐檢得詩一卷。遺像一幅。讀到寄楊夫人詩云。

百結迴腸寫淚痕

重來惟有舊朱門

夕陽一片桃花影

知是亭亭倩女魂

馮生不覺在叫道。吾負汝矣。吾負汝矣。如婦聞之。悲甚。立
取第一圖焚之。又向馮生索詩卷焚之。悲夫。廣陵散從茲
絕矣。猶幸第二圖其嫗備去。稍有一二著作。則臨卒時
贈老嫗女。花鈿紙上得之。有小青手蹟字。亦漫滅。細觀之
得九絕句。一古詩。二詩餘。詩餘即寄楊夫人之作。又有馮
生酒友劉無夢。過梅嶼於小亭。臥處窗縫中。拾殘紙少許。
得南鄉子詞三句。云。數盡蟾蜍深夜。幾無多也。只得一半。

西湖佳話古今遺蹟卷十五
丁夫雖李易集中無此佳句。有意憐者。多以小青鬱鬱
而死。爲恨。予則不然。使馮生不娶。姬婦不妒。小青
不過于衆。應交。問。明。恩。竊。愛。受。豈。常。福。庇。縱。有。美。名。用。刻。
銷。銘。安。能。千。百。年。後。令。文。人。才。士。過。孤。山。別。業。吊。春。山。之
夕。陽。青。紫。擬。小。青。之。風。流。尚。在。嗟。乎。此。天。不。成。就。小。青。于
一。時。者。正。成。就。小。青。于。千。古。也。何。恨。之。有。

西湖佳話古今遺蹟卷十五

古吳墨浪子搜



雷峯怪蹟

嘗思聖人之不語怪。以怪之行事。近乎妄誕。而不足爲訓。
故置之勿論。然而天地之大。何所不有。荒唐者固不足道。
若事有可稽。蹟不能泯。而彰于西湖之上。如雷峯一塔。
考其始。實爲鎮怪。而設流傳至今。雷峯夕照。已爲西湖十
景之一。則怪而又常矣。湖上之忠墳仙嶺。旣皆細述其事。
以爲千古之快瞻。而怪也常也。又烏可隱諱。而不傾一時
之欣聽哉。你道這雷峯塔是誰所造。原來宋高宗南渡時。

杭州府過軍橋黑珠巷內有一人叫做許宣。排稱小乙。自幼兒父母雙亡。依傍着姐夫李仁。現做南廊菴子庫幕事。官的家裏住。日間在表叔李將仕家生菓舖中做主管。此時年纔三十二歲。人物也還算得齊整的。是年恰值清明。要在寶叔塔寺裏薦祖宗。燒卷子。當晚先與姐乙說了。次日早起。買些紙馬香燭。經幡錢塚等物。吃了飯。換了新衣服。好髻襪。把卷子錢馬。使條袱子包好。徑到官巷口李將仕家來道。小姪要往保叔塔追薦祖宗。乞叔叔容假一日。李將仕道。這也是你孝心。只要去去便回。許宣辭了舖中。出錢塘門。過石函橋。徑上保叔塔進寺。却撞着送飯頭的和尚。懺悔過疏頭。燒了卷子。到大殿上。隨喜到客堂裏。喫罷齋。別了和尚。还想偷閒各處走走。剛走到四聖觀。不期雲生西北。霧鎖東南。早落下微乙的細雨來了。初還指望他就住不意。一陣一陣。只管綿乙不絕。許宣見地下濕了。難于久待。只得脫了新鞋新襪。卷做一卷。縛在腰間。赤着腳。走出四聖堂來尋船。正東張西望。恐怕沒有。忽見一個老兒。搖着一隻船。正打面前過。連忙一看。早認得是熟識張阿公。不勝歡喜。忙叫道。張阿公。帶我到湧金門去。那老兒搖近岸來。見是許宣。便道。小乙官着雨了。快些上船來。許宣下得船。張老兒搖不得十餘丈水面。只聽得岸上

西法自言
有人叫道。搭了我們去。許宣看時。却是一個戴孝的婦人。一個穿青的女伴。手中捧着一個包兒。要搭船。張老兒看見。忙把船搖擺。道。想也是上坟過雨的了。快上船來。那婦人同女伴上得船。便先向許宣深深道了個萬福。許宣慌忙起身。答禮。隨緣。身半邊道。請娘子。艙中坐。那婦人進艙坐定。便頻把秋波偷瞧許宣。許宣雖說爲人老實。然見了此等如花似玉的美人。又帶着個俊俏的了。豆未免也要動情。正不好開口。不期那婦人轉先道。請問官人高姓大名。許宣見問。忙答道。在下姓許名宣。排行小乙。婦人又問道。宅上何處。許宣道。寒舍住在過軍橋黑珠巷。舍親生藥舖內。做些買賣。說完。就乘樓問道。娘子高姓。潭府那裏。亦求見示。那婦人答道。奴家是白三班白直殿之妹。嫁了張官人。不幸亡過了。現葬在這邊。因今日清明。墳上祭掃。而回。不期又值此雨。猶幸遇搭得官人之船。不至狼狽。彼此說些閒話。不覺船已到了湧金門。將要上岸。那婦人故作忸怩之狀。叫侍兒笑對許宣說道。清早出門得急了。忘記帶得零錢在身邊。欲求官人借應了船錢。到家卽奉還。決不有負。許宣道。二位請便。這小事不打緊。因腰囊取出付了船家。各自上岸。岸雖上了。雨却不住。恐天晚了。只得要各自走路。那婦人因對許宣說道。奴家在薦橋雙茶坊巷。

口若不棄時。可到寒舍奉茶。并納還船錢。許宣道。天色已晚。不能久停。次日再來奉拜。遂說過。那婦人與侍兒便冒雨去了。許宣忙進湯金門。從人家屋簷下。捱到三橋子。覩春家借了一把傘。正撐着走出洋壩頭。忽聽得有人叫道。許官人。張走忙回頭看時。却原是搭船的白娘子。獨自一人。立在一个茶坊屋簷下。許宣忙驚問道。娘子如何還在此。白娘子道。只因雨不住。鞋兒都踏濕了。因叫青兒回家去取傘。和腳下又不見來。望官人傘下略搭幾步兒。許宣道。我到家甚近。不若娘子把傘戴去。明日我自來取罷。口裏子道。可知好哩。只是不當。許宣遞過傘來。與婦人自去。

方浴人家門簷下。冒雨而回到家。喫了夜飯。睡在牀上。翻來覆去。想那婦人。甚是有情。忽然夢去。恰與日間相見的一般。正在情濃。不覺金雞三唱。却是南柯一夢。正是

心猿意馬馳千里

浪蝶狂蜂鬧五更

許宣天明起來。走到舖中。雖說做生意。却像失竊一般。東不是。西不是。捱到喫過飯。便推說有事。便走了出來。遂一徑往薦橋雙茶坊巷口。尋問白娘子。問了半晌。並沒一人認得。正東西躊躇。忽見了鬘青兒。從東邊走來。許宣見了。忙問道。姐姐。你家住在那裏。特來取傘。青兒道。官人隨我來。遂引了許宣走不多路。道這裏便是。許宣看時。却是一

所大樓房對門就是秀玉的府牆。青兒進門便道：「官人請裏面去坐。」許宣遂隨到中堂。青兒向內低聲叫道：「娘子，許官人在此。」白娘子裏面應道：「請許官人進來奉茶罷。」許宣尚遲疑不敢入去。青兒連催道：「入去何妨？」許宣方走到裏面，只見兩邊是四扇暗榻子，窗中間掛着一幅青布簾，揭開簾兒入去，却是一個坐起桌上放一盆虎鬚膏，兩旁掛四幅名畫，正中間挂着一幅神像，香几上擺着古銅香爐花瓶。白娘子迎出來，深深萬福道：「夜來遇雨，多蒙許官人應付周全，感謝不盡。」許宣道：「些微何足挂齒。」一面獻茶，茶罷許宣便要起身，只見青兒早捧出菜蔬果品來留飲。許宣忙辭道：「多謝娘子厚情，却不當取擾，略飲了數杯就起身。」道：「天色將晚，要告辭了。」白娘子道：「薄酌不敢苦留，官人但尊傘，昨夜舍親又轉借去了。」求再飲幾杯，卽着人取來。許宣道：「天晚等不得了。」白娘子道：「既是等不得這傘，只得要求官人明日再來取了。」許宣道：「使得使得，遂謝了出來。」到了次日，在店中略做做生意，便心曠難熬，只託故有事，却悄悄又走到白娘子家來討傘。白娘子見他來，早又備酒留飲。許宣道：「爲一把破傘，怎敢擾擾白娘子。」道：「飲酒飲情，原不爲傘，不妨飲一杯。」還有話說，許宣喫了數杯，因問道：「不知娘子有何話說？」白娘子見問，又斟了一杯酒，親自

送到許宣面前。笑嘻嘻說道：「官人在上，真人面前不敢說假話。奴家自亡過了丈夫，一身無主，想必與官人有宿緣。前日舟中一見，彼此傾覺多情。官人若果錯愛，何不尋個良媒說成了百年姻眷？」許宣聽了，滿心歡喜，却想起在李將仕家做生意，居停不穩，便怎生娶親？因此沉吟未答。白娘子見不回答，因又說道：「官人有話，不妨直說，何故不回答？言語許宣方說道：「蒙娘子高情感激，不盡只恨此身為人，管運自慙，寤娘仔細尋思，實難從命。白娘子道：「官人若心不願為婚，便難勉強。若為這些，我囊中自有餘財，不消慮得。便叫青兒你去取些銀子來。」青兒忙走到後房中去。

一個封兒遞與白娘子，白娘子接了，復遞與許宣道：「這封兒且權拿去用。若要時，不妨再來取。」許宣雙手接了，打開一看，却是五十兩一個元寶，滿面歡喜，便落在袖中。對白娘子說道：「打點停當，再來奉復。」遂起身作別。青兒又取出傘來，還了許宣。許宣一經到家，先將銀子放好，又將傘還了人，方纔睡了。次日早起，自取了些碎銀子，買了些鱸魚肉之類，并果品回來，又買了一尊好酒，請姐夫與姐姐。鼠肆李幕事聽見舅子買酒請他，到喫了一驚，因問道：「今日為何要來？」許宣道：「有事。」要求姐夫姐姐作主。李幕事道：「既有事，何不說明？」許宣道：「且喫了這三杯，着大家

依序坐定。喫了數杯。李慕事再三又問許宣方說道。愚舅
蒙姐夫姐姐照管成人。感謝不盡。但今有一頭親事。與愚
舅甚是相宜。已有自風。不消十分費力。但我上無父母。要
求姐夫姐姐與我玉成其事。李慕事夫妻聽了。只道要他
出財禮。便淡七的答應道。婚姻大事。也須慢慢商量。今日
且吃酒。吃完酒。各自散去。竟不。回話。過了三兩日。許宣等
不得。因催姐姐道。前日說的話。姐姐曾與姐夫商量麼。姐
姐道。不曾許。宣道。為何不高。姐姐道。連日姐夫有事。心
焦。我不好問他。許宣道。我曉得。姐姐不上緊的意思了。想
是你怕我累姐夫出錢了。因在袖中取出那大錠銀子來。
遞與姐七道。我自有的財禮。只要姐夫做個主兒。姐七看見
銀子。笑說道。趙來你在叔七舖裏做生意。也原得這些私
房。可知要娶老婆哩。我且收在此。待你姐夫回時。我替你
說。就是了。過一會。李慕事回家。妻子即將許宣的銀子。遞
與丈夫看道。我兄弟要娶親。原來銀子自有。只要你我做
個主兒。須替他速七行之。李慕事接了銀子。在手中翻來
覆去。細看那上面鑿的字號。忽大叫道。不好了。我全家的
性命。都要被這錠銀子害了。妻子道。活見鬼。不過一錠銀
子。有甚利害。李慕事道。你這裏知道。現今卻太尉庫內。封
記鎖押。都不動。竟不見了五十錠大銀。正着落臨安府捉

賊十分緊急。臨安府正沒尋頭路。出榜緝捕。寫着字號。錠
數。捉獲者賞銀五十兩。知情不首。及窩藏正賊者。全家發
邊遠充軍。這銀子與榜上字號相同。若隱匿不報。日後被
人首出。坐罪不小。妻子聽了。只嚇得咯抖七的發戰道。不
知他還是借的。還是偷的。却怎生區處。李幕事道。我那管
他是借的。是偷的。他自作自受。不要害我一家。因拿了這
錠銀子。竟到臨安府出首。臨安府韓大尹見銀子是眞。忙
差緝捕。捉拿正賊許宣。不多時。拿到許宣當堂。韓大尹喝
問道。你太尉庫中不動封鎖。不見了大銀五十錠。現有李
幕事出首。一錠在此。稱是你的。你既有此一錠。那四十九
錠却在何處。你不動封鎖。能偷車銀。定是妖人了。可快快
招來。因一面分付皂快。備猪狗血。重刑伺候。許宣見爲銀
子起。忙辨道。小的不是妖人。待小的直說。便將舟中遇着
白娘子。併借傘討傘。以及留酒講親。借銀之事。細細說了
一遍。韓大尹道。這白娘子是個甚麼樣人。現住何處。許宣
道。他說姓白。三。白。殿。直的妹子。現住在薦橋。雙茶坊巷。
姓秀王。嘴對門。黑樓子。高駝兒內。韓大尹卽差捕人。何立
押着許宣去雙茶坊巷。捉拿祖婦白氏來聽審。何立押
着許宣。又帶了一千餘工的。徑到黑樓子前。一看時。却是
久無人住的一間冷屋。隨拘地方。并左右隣來問。俱回稱

道此係毛巡檢家的舊屋。五六年前一家都瘟疫死盡了。青天白日常有鬼出來買東西。誰敢還在裏頭住。且這地方並無姓白的娘子。何立因問許宣道。你莫要認錯了。不是這裏。許宣此時看見這個光景也驚得呆了。道。分明是這裏。纔隔得三五日。怎便如此荒涼。何立道。既是這裏。只得打開門進去。因尋地方動手。將門打開。一齊擁了入去。只見內中冷陰陰。寒森森。並無一個人影。大家一層一層直開了入去。并無一痕踪跡。直開到最後一層大樓上方。遠處望見一個如花似玉穿白的婦人。坐在一張牀上。衆人看見。不知是人是鬼。便都立住脚。猶何立是公差。只得高聲叫道。娘子。想是白氏了。府中韓大爺有牌票在此。要請你去。與許宣對甚麼銀子的公事。哩。那婦人動也不動。聲也不做。何立沒奈何。只得大着膽子。擁衆上前。將走到面前。只聽得一聲響亮。就似青天打一箇霹靂。衆人都驚倒了。響定再近床邊一看。只見明晃晃一堆大銀子。却不見了婦人。及點上銀數。恰正是四十九錠。何立遂叫衆人將銀子。扛到臨安府堂上。一一交明。又將所見之事細細稟上。韓大尹聽了道。這看起來。自是妖人作祟。與衆人無干。地方隣里。盡無罪寧家。許宣不令私相授受。發配牢城營。銀子如數交還。卻太尉請卻太尉給賞五十兩。與李慕

事一件方纔完了。惟李慕事因出首許宣得了賞銀五十兩。又見許宣因我出首發配牢城。心下甚是不安。即將給賞銀子都付許宣作盤費。又叫李將仕與了他兩封書。一封與押司范院長。一封與吉利橋下開客店的王主人。許宣痛哭了一場辭別姐夫。便同解人搭船到了蘇州城。半路來一到了。將二書披見范院長。并王主人。虧二人出力與他上下使了錢。討了回文與解人而去。許宣毫不艱苦。就在王主人樓上歇宿。終日獨坐無聊。甚是悶人。正是

獨上高樓望故鄉

愁看斜日照紗窗

自憐本是真誠士

誰料相逢孤婦娘

白日不知歸甚處

青衫豈識在何方

隻身孤影留吳地

回首家園寸斷腸

許宣在蘇半載。甚是寂寞。忽一日王主人進來。對他說道。外面有一乘轎子。坐着一位小娘子。又帶着一個丫鬟。尋你。許宣聽了。吃驚暗想道。誰來尋我。慌忙走到門前來看。不期恰正是白娘子與青兒。一時見了。不勝氣苦。因跌着脚。連聲叫道。死冤家。自被你盜了官銀。害我有屈無伸。當官弊了多少。苦楚。今已到此。因被你又趕來做甚。白娘子道。小乙官人。不要錯怪了我。已今特來要與你分辯。王主

人見二人。只管立在門前。談笑。道短。恐人看見不雅。因說道。記是遠來。有話請裏面去說。白娘子乘機便要入去。許宣到。攬身攔住道。他是妖怪。不可放他進去。王主人因將白娘子仔細看了兩眼。帶笑說道。世上那有這等一個妖怪。怪不可出口。詆人。請進去。不妨。白娘子進到裏面。先與主人媽。見過。然後對許宣說道。奴家既以身子許了官人。就是我的夫主了。終不成灰來遺害官人麼。就是付銀子與官人。也是爲好。誰知有離。若說銀子來歷不明。罪皆坐于先夫。奴家一婦人。如何得知。奴家一婦人。如何是怪。恐官人錯埋怨。故特以。來與官人辯明白。了。我去也。甘心許宣道。這都罷了。只是差人來捉時。明也見你坐在床。上爲何響了一聲。就不見了。豈不是個妖怪。白娘子笑道。那一聲響。是青。用毛竹片刷板壁。弄怪嚇衆人。衆人認做怪。大家呆了半晌。故奴家往床後遁去。衆人既害怕。不敢搜求。見了銀子。又以銀子爲重。去了。故奴家得脫身。躲在華藏寺前。姨娘家裏。復打聽得你發配在此。故帶了些盤纏。來看你。并討你婚姻的信息。不期你疑我是妖怪。我只得去了。遂立起身來。要走。主人媽。忙留下道。既借遠來了。就要去。也在舍下權住幾日。白娘子尚不肯。只見青。道。既是主人家好意。再三勸留。娘子再住兩日。再商量。況當

日原許過嫁小乙官人的今日也難硬絕。白娘子接口道。羞殺人終不成奴家没人要。定推在此主人媽。七道既然當初已曾許下。誰敢番悔。須選個好日子。就在此成就了。百年姻眷爲妙。許宣初已認真是妖是怪。今被他花言巧語。辯得乾乾淨淨。竟全然不疑了。又見他標。七致。七殊覺動心。借主人媽。七之勸。便早欣。七然樂從了。做親之議。白娘子囊中充足。彼此喜歡。到了做親之後。白娘子放出迷人的手段。弄得个許宣昏。七迷。七如遇神仙。恨相見之晚。時光易過。倏忽半載。一日是二月半。許宣同着幾個朋友。到臥佛寺前。看臥佛。忽走到寺門前。見一道人。在那裏賣藥。并施符水。許宣無心。偶上前去看。七那道人一見了。便吃驚道。官人頭上一道黑氣。定有妖怪纏身。其害非淺。須要留心。許宣原有疑病。一聞道人之言。便不禁伏地拜求救度。那道人與他靈符二道。分付他三更燒一道。自家頭髮裏藏一道。許宣到家。忙將一道悄悄的藏在頭髮之內。這一道要等到三更燒化。暗候時。白娘子忽歎口氣道。我和你許久夫妻。尙沒一些恩愛。反信別人言語。半夜三更要燒符來。魔我。你且把符來燒。七看許宣被他說破。便不好燒。白娘子轉奪過符來。燈上燒了。全沒一些動靜。白娘子笑道。如何我若是妖。必然做出來了。許宣道。這不干我。

事是說佛寺前一個雲遊道人說你是妖怪。白娘子道他既說我是妖怪。我明日全你去。且叫他變一個怪形。與你看。七次日。分付青白。照管下處夫妻二人。來到寺前。只見一簇人圍着那道人。正在那裏散符水。白娘子輕輕走到面前。大唱一聲道。你一個不學無術的方士。小人曉得些甚麼。怎敢在此胡言亂語。鬼畫妖符。妄言惑眾。那道人猛然聽了。吃了一驚。忙將那女娘一看。見他面上氣色古怪。知他來歷不正。因回言道。我行的是五雷天心正法。任是毒妖惡怪。若喫了我的符水。便登時現出形來。何況你一妖女。你敢喫我的符水麼。白娘子聽了。笑道。衆人在此做個証。見你且書符來。我喫。與你看。道人忙書符一道。遞與白娘子。白娘子不慌不忙。接將過來。搓成一團。放在口中。用水吞了下去。笑嘻嘻立了半晌。並無動靜。看的人便七嘴八舌。罵將起來。道。好胡說。這等一個女娘子。怎說也是妖怪。道人被罵。目瞪口呆。呆語也說不出一句。白娘子道。他方上野道。毀謗閨賢。本該罰他墮落。今看列位分上。只吊他一索罷。了一面說。一面口中不知念些甚麼。只見那道人就像有人纏縛的一般。漸縮做一團。又漸縮的高。吊起空中。哼個不了。衆人看見。盡驚以爲奇。連許宣也驚得呆了。白娘子道。若不看地方。千條把這妖道吊

他一年纔好。因輕心噴口氣。那道人早立時放下地來。那道人得能落地。便只恨爹娘少生兩隻脚。飛也似去了。眾人一闕而散。夫妻依舊回家。正是

邪心正心術無邊

紅日高頭來有天

寧在人前全不會

莫在人前會不全

過了些時。又是四月初八日佛生日。許宣一時高興。要到承天寺去看佛會。白娘子道。甚麼好看。既要去。因取出兩件新鮮衣服。替他換了。又取出一把金扇。上繫着一個珊瑚墜兒。與他搨。又分付他。早早回來。勿使奴記挂。許宣答應了。便穿着一身華服。搨搖搖。擺到承天寺來。開戲耳朵。在家典庫內不見了許多金

裏。雖聽得亂哄。傳說周將珠衣物。現今番捕拿人許宣。男女遊玩。不期緝捕有心。看與夫單上相全。便攢近許宣。看許宣不知是誰。遂將扇子。便吆喝道。賊贓有了。快拿。子。綁了好似。

數隻鳧雁追紫燕

一羣饑虎啖羔羊

許宣被捉。再三分辯。眾人那裏聽他。適值府尹坐堂。眾人竟押上堂來。府尹因問道。穿

其餘金珠贖物。現在何處。從
 小的穿的衣服物件皆是妻
 子白娘子贈嫁的。怎說賊贓。
 胡說獲物現與龜對。怎敢以
 裏許宜遵。現在吉利橋王主
 人處。上太尹郎差緝捕押了
 許宜。速拿白娘子來審眾人
 驚問道。做甚麼許宜道。白娘
 子。害我特來拿他。王主人道。
 你承天寺不回。他同青兒來
 寺前尋你。至今未回。緝捕見
 說白娘子不在家。便鎖了王
 主人來向太尹。太尹道。婦人
 家尋丈夫。諒去不遠。着王主
 人尋拿。許宜寄監。饒拿到白
 氏審明定罪。此時周將仕。見拿着了許宜。正立在府
 催審。忽家人來報道。金珠等物。都在庫閣頭。空箱子內。尋
 着了。周將仕慌忙回家看時。果然全有。只不見扇子。扇墜
 將仕道。扇子或有相同。明是屈了許宜。便又到府中。贖已
 與該房說知。有了情由。叫他鬆放。許宜。拔不復問罪。只說
 地方不相宜。改配鎮江。將行恰好杭州邵太尉。又使李慕
 事到蘇州幹事。李慕事記挂着許宜。忙到王主人家來看
 他。聞知改配李慕事。因說道。鎮江的李克用。是我結拜的
 叔。住在針子橋下。開生藥舖。我寫書與你。投他自有好
 處。許宜得書。同差不數日。到了鎮江。尋到李克用家。見

卷之十五
 十五
 十五

了李克用。將書投上。說道：小人。是杭州李幕事的。舅子家。姐夫有書在此。求老將仕青目。李克用看了書。便請兩個。公差同他入去吃飯。一面。卽差當直的同到府中。下了公文。使用些錢鈔。保領回家。公差討了回文。自去。許宣到家。拜謝了克用。克用見書上說。許宣原是生藥店中主管。就留他在店中做買賣。看了幾日。見他十分精細。甚是歡喜。許宣恐衆人妒忌。因邀他們到酒肆中。一敘。通七河港衆人。喫完散去。許宣還了酒錢。出門。覺道有些醉意。恐怕冲撞了人。只低着頭往屋簷下走。不期一家樓上。推開窗。播下炭斗灰來。飛了一頭。許宣便立住了。罵道：誰家不賢之

婦。難道眼睛瞎了。只見那婦人走下樓來。道：官人。休罵。是奴家一時失誤。許宣擡頭看時。不是別人。恰正是白娘子。不覺怒從心上起。因罵道：你這賊妖婦。連累得我。好苦。吃了兩場大官司。蘇州影也不見。却躲在這裏。遂走上前。一把捉住。今日決不私休了。白娘子常陪笑臉道：一夜夫妻。百日恩。你不消着急。且聽我说明了。若有差錯。再惱也不遲。前日那些衣服。扇子。都是我先夫留下的。又不是賊贓。因你恩愛情深。故叫你穿在身上。誰知被人誤認。此皆是你年災月晦。與我何干。許宣道：那日我回來尋你。如何不見。反在此間。白娘子道：我到寺前尋你。聞知你被捉。決要

連累我出醜。只得叫青七討隻船。到此母舅家暫住。如打聽消息。我既嫁了。你生是許家人。死是許家鬼。決不走開。今幸相逢。任你怎麼難爲我。也不放你的。許宣被他一頓甜言。說得滿肚皮的氣都消了。因說道。你在此住。難道是尋我。白娘子道。不是尋你。却尋那個。还不快上樓去。許宣轉過念來。竟酥酥的跟他上樓去住了。正是

許多惱怒欲持刀

幾句甜言早盡消

豈是公心明白了

蓋因私愛亂心苗

許宣與白娘子住了一夜。相好如初。依舊同搬到下處。過日子。一日是李克用的壽誕。夫妻二人買了燭麩手帕等

物。同到李家來拜壽。李克用安排筵席。留親友喫酒。原來李克用是個色中餓鬼。一見了白娘子。生得如花似玉。却便或東或西。睨着偷看。忽一會見白娘子要登東。便叫養娘。指引他到後面僻靜處。李克用却暗上閃在一邊。讓白娘子到後面去了。他却輕腳輕手。悄上跟到東廁的門縫裏。張着不張看。猶可。一張看內裏。那有個如花似玉的佳人。但看見一條吊桶。籠的大白蛇。盤在東廁之土。兩眼就似燈盞。放出金光來。李克用突然看見。驚個半死。忙往外跑。剛七轉灣。腿腳顫。早六交跌。倒面青唇素。人事不知。養娘看見。慌忙報知老安人。并主管。安竟定。纔丹服了。方

西海傳記
統醒轉老安人忙問這是爲何李克用不好明言只說連日辛苦一時頭風病發不妨不妨你們自去飲酒衆人飲散白娘子回家恐怕李克用到舖中對許宣說出本相來便心生一計只是歎氣許宣道今日出去喫酒是快活事因何歎氣白娘子道說不得你道李克用這老兒是好人麼竟是假老實見我起身登東他遂躲在裡而欲要姦騙我扯裙扯褲來調戲我叫起來又見衆人都在那裏怕裝幌子只得推倒他方得脫身這惶恐却從那裏出氣許宣道既不會玷污你他是我主人家出于無奈只得忍了以後再休去了娘子道既如此我還有二三十兩銀子在此何不辭了他自到馬頭上開個小藥舖豈不强如去做主官許宣適好忙與李克用說了李克用自知惶恐也不苦留許宣自開店後生意日盛一日忽一日是七月初七乃英烈龍王生日許宣要去燒香白娘子先再三勸他不要去見他定要去因說道你既要去只可在山前山後大殿上走走切不可到方丈裏去與禿子講話恐他又纏你布施許宣道這個使得依你便了遂在江邊搭了船徑投金山寺來先到龍王堂燒了香然後各處聞走走看看無心中忽走到方丈裏去看見許多和尚圍着像說法一般方想起妻子叮囑之言急急退出却不妨座上大和尚早看見

了道此人滿臉妖氣。因分付侍者叫他來說話。及侍者下來叫時。許宣已出方丈去了。次和尙見叫他不著。便自提了禪杖。趕將出來。趕到寺前。見衆人皆欲渡江。因風大。尙立在門後等待。忽見江心裏一隻小船飛也似來得快。衆人都驚道。這些小船怎麼不怕風。又來得快。此時許宣也立在衆人中。伸頭爭看。不期那來的小船。恰正是白娘子與青青立在上面。許宣正吃驚。要問他來做甚麼。只見白娘子早遠上叫道。丈夫風大。我特來接你。可速速上船來。許宣見了一時沒主意。正要亦船。不料次和尙在後看得分明。大喝一聲道。孽畜。你到此做甚麼。正要舉禪杖打去。只見白娘子與青青連船都翻下水底去了。許宣看見嚇得魂不附體。忙問人道。這禪師是誰。有認的道。這是法海禪師。要算當今的活佛。正說不了。那禪師早着侍者喚許宣去問道。你從何處遇此孽畜。許宣見問。遂將前項事情從頭說了一遍。禪師道。雖是宿緣。也因汝慾念太深。故兩次三番迷而不悟。今喜汝災難已過。可速回杭修身立命。如再來纏你。可到湖南淨慈寺裏來尋我。有詩四句。不可牢記者。

本是妖蛇變婦人

西湖岸上賣嬌聲

汝因慾重遭他計

有難湖南覓老僧

許宣拜謝了神師急急回家。果然白娘子與青青都不見了。此時方信真二人是妖精。次早到針子橋李克用家。把前項事情告訴了一遍。李克用道：我生田之嘗被他露出形來。我幾乎被他嚇死。因你怪我而去。我遂不好與你說。今事既已明白。你且搬到我家暫住。住不妨。過不數日。朝廷有恩赦到來。除十惡大罪。其餘盡行釋放。許宣聞赦。滿心歡喜。遂拜謝李克用回家。一到家。即來見姐夫。姐夫拜了四拜。上畢。李幕事即發話道：兩次官司。我也曾出些氣力。舅。你好無情。怎娶了妻子在外。就不通个喜信兒與我。是何道理。許宣道：我並不曾娶妻。姐夫此話從那裏說。

起正說不了。只見姐。姐。同了白娘子。青青從內裏走了出來。道：娶妻好事。何必瞞人。這不是你妻子麼。許宣一見。鬼不附體。急叫姐。姐。道：他是妖精。切莫信他。白娘子因接說道：我與你做夫妻一場。並無虧負你處。為何反聽外人言語。與我不睦。我婦人家。既嫁了你。却叫我再到那裏去。一面說。一面便嗚嗚咽咽笑將起來。許宣急了。忙扯李幕事出外去。將前邊之事。細細說了一遍。道：此婦寔。是。個。白。蛇。精。不知。有。法。可。以。遣。他。李。幕。事。道：若。果。是。蛇。不。打。緊。白。馬。廟。前。有。個。呼。蛇。戴。先。生。極。善。捉。蛇。我。同。你。去。接。他。來。捉。就。是。了。一。人。去。時。適。值。戴。先。生。立。在。門。前。便。問。二。位。有。何。

見教李幕事道。舍下有一條大白蛇。相煩一捉。先奉銀一兩。待捉蛇後。另又相謝。戴先生收了銀子。問了住處。道二位請先回。在下廳後。卽到。忙裝了一瓶雄黃。一瓶煮的藥水。一經來到李家。許宣接着。指他到裏邊房內去捉。戴先生走到房門前。只見房門緊閉。因敲七門道。有人在此麼。內裏問道。你是甚人。致到此。內裏來。戴先生道。我非輕易到此。是你家特請我來捉蛇的。白娘子曉得是許宣。請來捉他。便笑說道。蛇是有一條。只怕你捉他。不倒。戴先生道。我祖宗七八代。俱出名叫做戴捉蛇。何況這條把蛇。怎麼就捉不倒。內裏忽開了門。說道。既會捉。請進來。戴捉蛇。纔打帳走進去。只見房門口。忽刮起一陣冷風來。直刮得人寒毛遍豎。早現出一條吊桶粗的大蟒蛇來。一雙眼睛。就是兩隻燈盞。直射將來。戴捉蛇突然看見。嚇了一驚。望後便倒。連雄黃。礮兒。藥水瓶兒。都打得粉碎。那蛇張開血紅的大口。露出雪白的牙齒來。咬先生。先生見來。咬慌忙爬起來。只恨爹娘少生了兩隻腳。死命的跑出堂前。李幕事與許宣迎着。問道。捉得如何了。戴捉蛇道。原銀奉還。蛇是我捉。妖怪如何捉得。幾乎連我性命都送了。頭也不回。竟跑去了。二人你看我。我看你。無計可施。轉是白娘子叫許宣入去。說道。你好大膽。怎敢叫捉蛇的來捉我。你若

和我好意。便佛眼相看。若不好時。帶累一城百姓。都要死。於非命。許宣聽了。心寒胆戰。不敢做聲。便往外跑。一直跑出清波門外。再三躊躇。却無可奈何。忽想起金山寺法海禪師來。曾分付道。若妖怪再來纏你。可到淨慈寺來尋我。今無心中。走到此間。何不進去求他。遂一徑走到淨慈寺來。急門監寺法海禪師。曾到上刹來否。監寺回道。不曾來。許宣聽說不在。又不敢回家。性急起來。遂走到長橋。看一湖清水道。到不如我死了罷。省得帶累別人。正要踢身跳下。只見背後有人叫道。男子漢。何故輕生。有事還須商量。許宣回頭一看。却正是法海禪師。背馱衣鉢。手提神杖。却好走來。許宣點頭。便拜道。救我弟子一命。禪師道。這孽畜。如今在那裏。許宣道。現在姐夫家裏。禪師因取出鉢盂。遞與許宣道。你悄悄到家。不可使婦人得知。可將此鉢盂。頭一罩。切勿手輕。緊緊按住。不可心慌。我自的道理。許宣拜謝了禪師。回家。只見白娘子正坐在那理馬張罵李。許宣乘他眼慢。演到他身背後。悄悄的將鉢盂。往白娘子頭上一罩。用盡平生之力。按將下去。漸漸的壓下去。壓到底。竟不見了。白娘子之形。不敢手鬆。緊緊按住。只聽得鉢盂內。叫道。我和你數載夫妻。何苦將我立時悶死。略放鬆些。也是你的情。許宣正没法處置。忽報道。外邊有一個和尚。

說來收妖怪的許宣聽得忙叫李慕事快請進來禪師到
 了許宣說道。妖蛇已罩在此求老師發落不知禪師口裏
 念些甚麼念畢揭起鉢盂只見白娘子縮做七八寸長如
 傀儡一般伏在地下。禪師唱道。是何孽畜。怎敢纏人可說
 脩細白娘子道。我本是一蟒蛇。因風雨大作來到西湖同
 青魚一處安身。不想遇着許宣春心蕩漾。按納不定。有犯
 天條所幸者。實不曾傷生害命。望老師慈悲。禪師道。淫罪
 最大。本不常。忽姑念你千年修煉。僅免一死。快現本形。白
 娘子乃現了。白蛇一條。青上乃現了。青魚一尾。那白蛇尙
 昂起頭來。望着許宣。禪師因將二怪置于鉢盂之內。扯下
 福衫一幅。封了鉢盂口。拿到雷峯寺前。將鉢盂放在
 搬磚運石砌成一塔。壓于其上。後來許宣又化緣而成了
 七層。使千年萬載。白蛇與青魚不能出世。禪師自鎮壓後
 又留得四句道。

雷峯塔倒

江湖不起

西湖水乾

白蛇出世

法海禪師須臾大衆作禮而散。惟許宣情愿出家。就拜法
 海禪師為師。披剃于雷峯塔下。修行有年。一夕無病坐化。
 衆僧買龕燒骨塔于雷峯之下。怪蹟雖不足紀。然雷
 峯自此而成名于西湖之上。故吳郡雷峯又不得不憑品

古吳墨浪子搜輯

放生善蹟

古來文人慧士。由前世善根夙悟。故托生來。即有一段
 超凡入聖的妙用。不像那些沒根行的。不是繫着了富貴
 功名。便是戀定丁嬌妻美妾。把這善根都泯沒了。西湖原
 是古放生池。後以湖心寺為放生池。餘遂不禁人之捕捉。
 漸七連湖心寺池內。也便有名無實了。直至萬曆年間。西
 湖上有一個極有文名的秀才。後來做一個極有善緣的
 和尚。這人姓沈。名株宏。出家無門洞。法號蓮池。他父親號

明濟處士原是杭州望族他生得慧敏落筆成章考着不出三名前後二十歲就補了廩那功名儘可隨手而得父母妻子都望他發科發甲他却全不以功名在念蓋因前世是個善知識故此這一途留他不任你道他前生是什麼人爲何托生西湖成這一篇佳話他前生姓許名自新原係臨川府尹爲官清正晚好乾竺之學一日忽被冥司攝去看見關羅天子尊禮一個永明禪師醒來就棄家尋訪訪到西湖淨慈寺永明禪師知道衣鉢該傳這人先期坐化留偈與他他見了偈也就立化了因此托生在仁和褚堂沈宅到得二十年後父親棄世妻張氏亦以病叵止

有母親周氏嬌居在室因母命要他續娶湯氏這湯氏卻也與佛有緣且自清晨見丈夫定要誦過了金剛經方纔看書做文字他心也心甘淡泊卻好這年除夜杭州大作分歲之例一家老小盡聚集擺來飲酒歡呼爆竹流星笙簫鑼鼓響徹通宵謂之守歲連池那時也隨俗過了但覺父母俱以前妻已改對景凄然正是

心中無限傷情事 不耐燈前對酒卮

湯氏見他心事不快不喜歡飲酒便叫丫鬟烹一杯好茶與相公喫豈料芥子偏落在綉花針眼裏了鬟捧了茶魁地一聲口稱有恁竟將茶甌打破夫妻二人正在閒話之

閒聽得外面叫。忙來看時。果見直僵。了鬚臥在地下。把蓮池平日最。的一隻茶。打得粉碎。蓮池看了。不覺色。愠對娘子道。既自。切相隨。已二十餘年。不意分離。竟在今夕。湯氏道。公。可知。知道萬物。有無常。因緣。無不散。物之成。毀。何足。介意。正是。

翻將。出釋語。

激劫。有心人。

蓮池聞得這兩。話。暗想道。娘子此言。正合我平生之志。此身虛幻。酷似。花。百歲光陰。速如飛電。倘若無常。一到。難免。分離。畢竟。一。就立身向娘子拜了一拜。道。茶。既。雖小。到是。喚。迷人的。小。鐸。娘子之言。卻是。泰。禪門。

的老僧。我從此得悟。猛省。回頭。娘子就是吾師。我出家之志。從此決矣。湯娘子道。我方纔之言。不過是勸你開懷的意思。爲何當真。要出家。起來。你今年方三十。且到半百之後。功名已遂。兒女事完。方可行此。勾當。如今一事無成。從那裡說起。蓮池只說無常。迅速。人身難得。手裡。却在案上寫生死事大。四字。絕不。回言。看。雞。唱。五更。東方。漸白。却是。新。正。元旦。了。緊隣。徐。媽。起。早。在家。堂。神。聖。燒。了。頭。香。念。了。一。回。佛。看。了。一。卷。心。經。便。鎖。鎖。門。走。到。沈。家。來。賀。節。適。值。湯。娘子。因。丈夫。要。出家。無。計。可。留。因。徐。媽。到。來。卽。便。將。昨夜。打。碎。茶。既。的事。細。說。了。一。番。又。見。官。人。今日。

西海自詩
就要出家。故此着腦徐媽七道阿啣。這等沒主意的大娘。你且寬心。請相公出來。我到有一番言語勸他。自然不去。了。只見蓮池裡邊。踱將出來。向徐媽七唱了一箇喏。媽七笑嘻嘻。回禮道。老身特來拜相公的節。恭喜相公。今秋大比。必定高魁天下。忽聞得大娘說相公反要棄家修行。不知是真是假。蓮池道。主死事大。卽刻便行。豈是假話。媽七道。相公果要出家。老身却有一言相稟。我想太七生相公一場。指望爲官作宰。光耀門庭。春秋祭掃。供設泉下。相公如此。豈不虛了先人之望。蓮池道。媽七說得是。我有一詞謝世的。試念與你聽。

恩重山邱五鼎三牲未足酬親得離塵垢子道方成就

嗒。這是出世大因。由凡情怎割。孝子賢孫好向真空究。

因此把五色封章一筆勾。

媽七又勸道。出世酬恩。相公說得有理。但大娘嫁相公不久。家中又無人倚靠。怎忍得割斷恩情。拋撇而去。蓮池又道。我既出家。也自顧不得了。我也有一辭。念與你聽。

鳳侶鸞儔恩愛牽纏。何日休。活見喬相守。緣盡還分首。嗒。爲你兩縷縵披枷帶梏。與破冤家各自尋門走。因此把魚水夫妻一筆勾。

媽七又勸道。夫妻也罷了。古人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相

公若有一男一女也就罷了。今子嗣尙無。可不絕了沈門。後代麼。蓮池道有子無子。總是一般。你不知道。我再念一辭你聽。

身似瘡疣。莫爲兒孫作遠憂。憶昔燕山竇。今日還存否。嗟。畢竟有時休。總歸無後。誰識當人。萬古常如舊。因此把桂子蘭孫一筆勾。

媽七又勸道。相公我看你三更燈火。十載寒窗。如此用功。必須獨占龍頭。庶不枉男兒志氣。若去出家。豈不被人恥笑。蓮池道功名未來之事。如何羈留得我住。我也有幾句念與你聽。

獨占鰲頭。說說男兒得意秋。金印懸如斗。聲勢非常久。嗟。多少在馳求。童顏皓首。夢覺黃梁。一笑無何有。因此把富貴功名一筆勾。

媽七又苦勸道。相公既說這功名原是不可必之事。只如今現在的家舍田園。如何也捨得丟却了麼。蓮池道媽七。你也不要認真了。是我姓沈的千年田地。八百個主人。這是身外之物。何介我意。正是。

富比王侯。你道歡時我道愁。求者多生受得者。憂傾覆。嗟。淡飯勝珍饈。衲衣如繡。天地吾廬。大瘦何須構。因此把家舍田園一筆勾。

西遊傳記
媽七見他說來說去都是推却的話。又實是一片大道理。因想說道：相公這些事也都罷了。只是才高班馬，學邁歐蘇。一修行真正埋沒你一生的學問。蓮池大笑道：你不知閻王面前是用不着者也之乎的。一發不發，媽媽過慮了。正是

學海長流文陣光，芒射斗牛百藝叢中走斗酒詩千首。
紫錦繡滿胸頭，何須誇口生死跟前半字不相放。因此把蓋世文章一筆勾。

蓮池道：我意已決，媽七切勿再言了。媽七道：相公出世情真，超凡念切，如何老身一人可以勸得住的？但功名富貴固爲身累，我想出世的人春遊芳草夏賞荷池，金谷蘭亭，儘堪瀟酒。只要存好心，行好事，在家亦可念佛修行。入娘還可依傍同修，何必定要出家？蓮池道：你還不悟，我且再說你聽。

夏賞春遊歌舞場中樂事，烟雨迷花柳棋酒娛親友。
紫艮底逞風流，苦歸身後可惜光陰。慙懣空回首，因此把風月情懷一筆勾。

媽七被這一番說話，七首詞兒講得頭口無言，坐了半晌。想了想，又想便道：相公然雖如此，只是娘子少年一朝，瓜定深爲不便，必須生一長久之計。安頓了大娘，方爲了當。

公請細思之。老身就此告別。聒噪多有得罪。相公莫怪。蓮池道。媽。你且請坐着。還有商量。便對妻子道。我已踢開世網。打破愛河。自尋出路。你却怎麼結周。也要你自己斟酌。自己情願。湯氏便道。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男。女雖殊。修行則一。你既已踢開世網。難道我獨不能踢開世網。你能打破愛河。難道我獨不能打破愛河。你既自尋出路。難道我獨不能自尋出路。總是同來同往。同証同修。便了蓮池。聞言大喜。遂對徐媽。道。我見你無男無女。獨自在家。今日幸你在此。也是天假的善緣。我今就將娘子。托付與你相陪。所有田園。盡可度日。等我雲游。回日。蓋一尼菴。再去焚修。便了。遂列屠學道。處告還了。這預盛倉米。的頭巾。那提學愕然驚問道。你是少年有才之士。為何講箇告字來。蓮池道。生員的趨向不同。看得功名事小。生死事大。說罷。便撇然而出。屠提學不勝歎息。回來收拾行李。作別出門。竟投西湖而來。見了南北兩山。尚無定所。忽撞着一個瘋僧。一手扯住蓮池。胡斯亂嚷。池忙陪禮道。弟子雖未披剃。也是佛門中人。那僧相了。又相微上的笑。說道。背後有人喚你回去。蓮池回頭一看。不見瘋僧。只見一片紙條在地下。拾起看時。却是兩句詩。寫着

無門窟裡歸元路

心生一大卽伊師

蓮池捨了紙帖不見這僧心下暗想道。或者我緣分應該在無門窟出家。這箇聖僧却來指引。但聞岳墳後有一無門洞。想來就是那第二句無頭無腦却詳不出將字在手。心裡畫了又畫。便道省得了。分開四字合成二字。心生意不是性。一大豈不是天性。天既是我師。何不竟到無門洞去尋訪。性天虛實便了。走到人佛頭過了葛嶺。竟至岳墳。便往山後灣七曲上走了半晌。却好到無門洞口。週圍四望。果然一坐好山。有詞爲証。

峭壁接天如削。危崖仙掌遙擎。蓮花池湧燦明星。屈曲蒼龍臥嶺。太白題詩欲問。昌黎責勇先登。不如收拾拾利

和名到此緣何不應。右詞西江月

蓮池舉頭一看。上面一箇大匾寫着無門洞三字。閃傍有一對寫道。

何須有路尋無路。莫道無門却有門。

蓮池在洞門口立了一會。只見柴門緊閉寂靜無人。不敢敲門叫問。只得在外探探。忽見一老僧走出。約有七十餘歲。開門看見蓮池人。只認是城中遊客。便道相公裡而請坐。蓮池進門先禮了佛。然後坐下。便問道。寶山可有一位性天禪師麼。那老僧道。不敢貧初。就是蓮池立起身便拜。性天不知何故。慌忙答禮。蓮池道。弟子久仰老師。道德無

涯特來拜求剃度。性天道我自陝西南五臺雲遊到此。已經三載。道根只勾老僧一人。所以不敢接待道友。收留從弟。足下是城裏人。享用過的。怎擔得恁般荒涼境界。莫說老僧不允。就是老僧允了。不是盛族。還來勸歸。就是足下耐不慣。凄凉。久後仍要歸宗。反增老僧一重罪案。却使不得蓮池聽了。不覺失笑道。老師的話。極爲有理。只是弟子拋家割愛而來。單爲生死事大。止求老師爲我剃度。也不敢求住此間。性天道。汝念既堅。明日便與你披剃。可罷。取字佛慧。日與性天談些禪理。不及數月。便辭別了性天。出外遊方。飢冷渴飲。一直從山東河南北京。週圍走了一個

大栲栳圈。聞得有個徧融和尚。是個善知識。特去訪他。那徧融和尚見了蓮池。只回他道。作福念佛。又再叩問。便道。脚跟須步。七行得穩。又料他急急南歸。蓮池心中尙未明了。又聞笑岩大開爐講。蓮池又去入室參訪。笑岩道。汝只持戒念佛。蓮池聞二法師之言。終日參解。却無甚深意。一直行到東昌地方。見一茂林之所。山川幽峭。樹木扶蘇。便在大樹之下。偃息片時。方纔入定。只見許多佛祖。立在前。也有焚香的。也有合掌的。往他身前圍繞了一周而去。少停。又見一班魔神。立在面前。奇形怪狀。刀戟戈矛。也往身邊圍繞了一周而去。忽然焚香合掌的。都變了魔神。那

奇形怪狀的。都變做諸佛。渾了一番方纔出定。坐在樹下。左思右想。恍然有悟。道為魔為佛。總在一心。何必向外馳求。遂做一偈道。

二十年前事可疑

三千里外遇何奇

焚香擲戟渾如夢

魔佛空爭是與非

念完偈。便立起身。挑着行李。往南而來。走了數日。已到南京地方。身子覺得有些勞頓。遠遠望見兩個僧人。赤了不兔同伴而行。只見兩個遊僧。走近前來。打個問訊。道長老往那裏去的。蓮池道。阿彌陀佛。我要往南去的。遊僧道。我也是要往南去的。大家同行一路也闊熱些。不知長老肯

相挈否。蓮池道。同行極好。遂同走了二三里路。蓮池挑了這担。如何跟得這兩個。兩個頭僧着他兩個。便上前說道。我看你路途辛苦。行李像是艱難。不若我們替你代挑一肩。一者鬆鬆你的肩。二者將息見明日也好同走。不若似你這般光景。却不擔誤了大家走路。蓮池見他說得懇切。便道。路途艱難。彼此一般。如何到反累道友起來。那僧道。總是會中人。何分爾我。不過替你挑幾步。接上力。少停你又另挑。蓮池也不疑心。竟將行李付他挑了。方纔接得上肩。那僧就把蓮池。豁地一聲。推倒在地。竟似離弦的箭。飛也趕他不上。由你背後。叫痛叫苦。他頭也不回去了。蓮池掙

了半日。掙得起來。影也不見。心中却自懊悔。只愁隻身何處歇宿。急急往前亂走。尋着一個叢林。上寫着瓦官寺。且投此處暫住幾日。那瓦官寺中。走出兩個和尚來。見蓮池隻身而至。就有許多推阻的光景。不得已。畱住了幾日。忽然蓮池大病起來。師徒二人。便商量一計。假意對蓮池道。明日有個齋主要來。在此安息。他來定要攪你。我扶你到安靜些的所在去。又好養病。師徒二人。竟將蓮池扶在金剛脚下。半床艸薦。聽其風吹地冷。進出絕不一顧。蓮池到此地位。正無可奈何。內有一道人看了。反覺不安。便道。天上人間方便第一。這和尚雲遊病此。無人照管。眼見得性命要送在金剛脚下。我且拿盞滾湯與他吃。這現在功德有何難做。即時取了一盞湯。走到蓮池面前。道。師徒你。可吃些湯水麼。遂遞湯水過去。道。這般冷地。可睡。乞口不去也。緩緩吐蓮池道。湯水到不勞。只煩你到禮部沈老爺那裏通個信。說道。杭州蓮池和尚病倒在此。多感多感。道人聞說。吃了一驚。原來你就是蓮池老爺。阿彌陀佛。何不早說也。免得受這苦楚。兩三日前。禮部沈爺正在各處庵觀寺院來尋訪你。你却就是失敬失敬。我就去通報便了。正是。

久旱逢甘雨

他鄉遇故知

西湖仙話
你道沈禮部是誰。就是杭州沈三洲。係蓮池的堂兄。他爲何曉得蓮池。雲遊到此數日。前有兩個燒頭僧。拐了蓮池行李。分贖不與。嚷鬧至禮部衙門。前來沈公。見是兩個和尚。爭着一個被囊。一個說是途中被他搶去。一個說是跌錢輪與他作當的。兩個爭質不已。沈公道。取被囊上來。自有道理。便喚衙役。將被囊中逐一搜檢。內有度牒一張。看是何人。便有下落。上寫着

雲遊僧株宏。年三十二歲。係杭州府仁和縣人。因挽方訪道。但有經過關津渡口。不許攔阻。

右牒係經過縣驛等衙門准此

沈公看了。知是自己兄弟衣囊。便大怒道。這被囊分明是沈蓮池的。你這兩個禿奴。從何處得來。蓮池現在何處。若有一字虛誣。立時處死。兩個嘴舌利便的。騙賊聽了沈禮部的說話。竟像遇了包龍圖的一般。說得他毛骨聳然。便道。爺爺。這蓮池是小的們的師父。因憐小的赤貧。納不起度牒。權借小的爲護身符的。至于蓮池。現在杭州。沈公道。好胡說的奴才。不是你誣騙來的。定是謀財害命得的。且收監再審。即時差人四下尋訪蓮池消息。故此瓦官寺中。也有人來問過道人。心裏明白。所以聽得蓮池二字。即便欣然而往。到了禮部衙門。便對長班說。知蓮池現在瓦官

西遊傳
寺沈公聞報。立時打轎往瓦官寺而來。却笑瓦官寺的師徒兩個正在那裏議論道。昨日扶出去的病僧。雖然不涉我事。若是死了。還要累着常住哩。說猶未了。只見那道人喘吁吁的一身生汗。跑將進來。師徒兩個不知他爲何事。這樣着驚。道人忙道。你還不知杭州沈蓮池老爺在此。作寓禮部。就來寺裏望他哩。師徒二人還罵道。你這風道人。不要見鬼。我們寺中幾時有個蓮池在此。這般慌張。道人笑道。在這裏。我到曉得的。二僧道。果然在這裏。快去請他。到方丈來。若禮部老爺來拜。也好接待他。如今却在那裏。道人又道。在這裏。二僧發急道。這裏是何處。道人指着外面。金剛脚下道。前日扶出來的。不是這僧。聽得說了。驚得目定口呆。沒做理會處。徒弟道。事不宜遲。我想一計在此。快出去請了蓮池老爺進來。上房安息了。再行個苦肉計。一味磕頭哀求他。要他在沈老爺面前方便一聲。或者出家人慈悲寬恕。我等也不可。知師父道。說得極是。便走到金剛脚下。倒頭便拜。我輩有眼不識泰山。一時小見。將老爺移出。罪該萬死。今聞禮部老爺來拜。望乞慈悲。一連磕了十數個頭。蓮池道。阿彌陀佛。我修行人。不計較這些小事。師徒兩個就請了蓮池進去。到上房安息。一個烹了六安上號毛尖茶。送與蓮池吃。一個薰得噴香。繡被與蓮池

蓋正忙做一團。只聽得禮部沈爺已到寺門了。住持忙出門跪接進來。這兩個勢利和尚驚得牙關對撞。腿膝亂搖。直等蓮池見了沈公。吃了兩盃茶後。一字不題。方纔放下。這個石稱鍾。沈公見兄弟病勢甚重。便喚主僧過來。分付道。好生伏侍老爺。病痊之日。自有重賞。那僧領命去了。便把前日堂上獲着上僧。押出度牒的事。對兄弟細細說了一遍。一番不知吾弟衣囊從何落在二賊之手。至今監候在此。待吾弟身子健了。面質痊癒。斷要處死他。蓮池道。雖是這兩僧不守清規。畢竟是佛門弟子。况我衣囊已獲。望吾兄寬宥。放了他罷。沈公道。吾弟以恩報讐。實是菩薩心腸。難得難得。我就釋放便了。當時辭了蓮池。回衙就請太醫院到寺服藥調理。况有兩僧在旁。不時服侍殷勤。不數日病漸好了。就往禮部衙門別了沈公。回寺謝了主僧。打點行禮回杭。衆僧見他執意要去。諒留他不住。遂作別起身。回到了西湖之上。便在南北兩山欲覓一僻靜之所。忽見五雲山上一個去處。四山圍合。徑曲林幽。原是古雲棲寺的舊基。宋朝雍熙年間。有一大扇和尚善能伏虎。人便稱他爲伏虎禪師。這寺是他創造的。天禧中。勅賜眞濟禪院。不料弘治七年。洪水驟發。殿宇經像盡皆漂沒。蓮池到此。已是隆慶六年。因愛此山岑寂。可以修行。遂孤形隻鉢。結個茅

西河仙詩
菴默坐于內。一日士煨粥一餐。胸前掛一而鐵牌。牌上寫
省駢若。開花方與人說。自從蓮池到了。虎狼馴伏。便有樵
夫入山欲柴。傳說蓮池的好處。不但老虎不吃人。狗是老
虎的酒。連酒杯兒也不動了。人人稱異道。又是個伏虎真
師了。凡遇亢旱。蓮池誦經祈禱。便降甘雨。人人一發說他
是個活佛。臨凡這些檀越施主。若大若小。爭出錢糧。情愿
鼎新雲棲。以為永遠香火。肩泥担石。運木移磚。不一日便
成。藺若但是蓮池不喜葺殿屋宇。哪敢安適支閣而已。所
以外無崇門。中無大殿。惟禪堂。處僧衆法堂。奉經律。外設
放生所。內啓老病堂。西建十方堂。百執事各有寮。日有擎
策語。依期宣說。夜有巡司。敲子板念佛。再有寶刀。龍定權拳。
為龍虎環抱。東岡而上。有觀峯。七下出泉。名青龍泉。中
峯之傍。有聖義泉。西崗之麓。有金液泉。三泉竟引。滌滌甘
芳。稱為雲棲六景。遂成若大。若林。清規整肅。毫忽無差。自
書記。知賓。茶頭。飯頭。庫頭。菜頭。門頭。淨頭等。執事員役。整
整有條。六時禮懺。不許婦人女子進門。為四方道場之冠。
縉紳士大夫。苦空僧行。禮拜蓮座者。人千人萬。那時蓮池
方纔開口說法。道無常遇。速一心念佛。南無阿彌陀佛。六
個字。但不要隨口念。過真能旋天轉地。受用不盡。若果一
心不亂。自然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內中有一個御史左宗

西溪集
鄧便問道念佛得悟道否。蓮池道：怎麼得不悟。反問：自性。性成無上道。今反念七自性。怎麼得不悟。此法極其簡便。直捷。那叅禪。喝棒。只好接引上等根器的人。凡夫俗子。省得些甚麼。故此念佛是廣大教化法門。富貴人受用。見成。正好念佛。貧窮人家小累少。正好念佛。有子孫的。宗祀得託。正好念佛。無子孫的。孤身自在。正好念佛。若人子孝。安受供養。正好念佛。若人子逆。免生恩愛。正好念佛。若人無病。趨身康健。正好念佛。若人有病。切近無常。正好念佛。老年人光景無多。正好念佛。少年人精力有餘。正好念佛。若人處閒。心事不擾。正好念佛。若人處忙。裏偷閒。正好念佛。若已出家。逍遙物外。正好念佛。若不出家。知是火宅。正好念佛。若人聰明。通曉淨土。正好念佛。若人愚魯。別無所能。正好念佛。若欲叅禪。是佛心。正好念佛。若思悟道。悟須佛證。正好念佛。左御史又問道：念佛時。必須淨室。莊嚴。否。蓮池道：不必拘牽形迹。好靜的。不必敲魚擊鼓。正好寂靜念佛。相事的。不必成羣做會。只消閉門念佛。識字的。不必入寺聽經。只消依教念佛。干單燒香。不如安坐家堂念佛。供奉邪師。不如孝順父母念佛。廣交魔友。不如一身清淨念佛。寄庫來生。不如見在放生念佛。許處保穰。不如悔過自新念佛。習學外道文書。不如一字不識念佛。無知

妄談禪理。不如老實持戒念佛。希求妖鬼靈通。不如正信因果念佛。左御史聽了大悟而去。蓮池每見杭城大小人家。多好殺生。遂舉筆作戒殺文七則云。

一曰生日不宜殺生。哀上父母生我劬勞。已身始誕之辰。乃父母垂亡之日。正宜戒殺持齋。廣行善事。使先亡妣考早獲超昇。現在椿萱增延慶壽。何得頑忘母難殺害生靈。

二曰生子不宜殺生。無子則悲。有子則喜。不思一切禽畜亦各愛其子。慶子生。令他子死。于心何安。夫豈欲始生不為積福。而反殺生。不亦他子。

三曰祭先不宜殺生。亡者忌辰。及春秋祭掃。俱當戒殺。以資冥福。夫八珍羅于前。安能起九泉之遺骨。而使之食乎。殺生以祭。徒爭孽耳。

四曰婚禮不宜殺生。世間婚禮。自問名納采。以至成婚。殺牲不知其幾。夫婚者生人之始也。生之始而行殺。理既逆矣。且吉禮而行凶殺。亦覺不祥。

五曰宴客不宜殺生。良辰美景。賢主嘉賓。蔬食菓酒。不妨清致。何須廣殺生命。窮極肥甘。笙歌饜飫于杯盤。宰割冤號于砧几。嗟乎。有人心者。能不悲乎。

六曰祈禳不宜殺生。世人為衣食故。或畋獵。或漁捕。或

屠宰牛羊猪犬。以資生計。而我觀不作此業者。亦衣亦食。未嘗凍餒而死也。殺生營生。神理所殛。以殺昌裕。百無一人。種地獄之深因。受來生之惡報。莫斯為甚矣。何苦而不別求生計乎。

蓮池便命書記。速傳此戒殺文。廣行天下。復作放生文。勸人為善。遂鑿上方池。放生。自作碑記于長壽庵。因有人問道。魚鼈無萬羣。聚一池。如獄囚一般。不得暢快。奈何。蓮池道不強如殺乎。魚鼈聚在一池。猶坐關和尚。終日坐在斗室之中。遊行自在。亦未見其甚苦。又問道。池中一勺之水。放得幾何。生蓮池道。此為之兆也。吾具放生之心。人難道不具放生之心乎。一處放生。以至于十處。百處。千處。萬處。由杭而至於南北。二京。川。湖。江。廣。山。陝。河南。無一處不放。生則天下便成極樂園。世上亦永無刀兵殺運之災矣。一日。淨慈寺性蓮和尚。請蓮池講圓覺經。在南屏五十三日。人來聽經的。如山似海。只有虞德園先生。與之相好。虞德園見湖心寺放生池久廢。遂邀蓮池。躡到龍王堂。望着湖心寺。不勝歎息。道。此三潭舊蹟也。今葑草堆積。都變做了草灘。豈不可惜。况西湖原是古放生池。如今漁人晝夜網捕。無刻休息。甚是可憐。何不濬復三潭。仍為放生池。却比大師上方池。不更闊麼。蓮池甚嘉其言。立心要成此。

功德拜懇合城縉紳士庶并呈明當道立取葑泥繞寺築
埂還插水柳爲湖中之湖專爲放生而設重建舊寺爲德
生堂山門仍名湖心寺杭嚴道王應乾題扁其上擇僧看
守禁止漁人不得越界捕捉自蓮池重興後那放生的源
源不絕也有爲生日放生的也有爲生子放生的也有逐
月初一十五做放生會的西湖之士竟做了西方樂園矣
蓮池復回雲棲只是閉門念佛間肯著述些經文戒律每
每設放瑜珈施食普濟幽冤到了萬曆十六年杭州大旱
設壇祈雨的頗多絕無一些雲氣雨從何來有人道近聞
蓮池大師道行奇妙何不去求他出來祈雨遂哄動了朱

倚梵村的人都來求大師請雨蓮池道我又無符咒法術
曉得祈甚麼雨衆人只道他推却一齊放聲大哭跪倒在
地蓮池勉強應允便隨衆出山那些村中人只道大師怎
樣建壇怎樣請龍怎樣移雲掩日誰知大師絕無一些作
爲只率領了衆人遠著田間念了無數阿彌陀佛自大師
一念佛起便有一片黑雲從東北而來行至半路雷聲隱
隱的從雲裡响將起來及至田內走了一周只見那雨瓶
傾的落了三四尺深出不盡活愈信大師佛力廣大次年
潮信大發才倒朱橋民人不能行走搗衣而涉多有溺死
之六村中欲請大師救濟忽一日本府知府余良佐聞得

雲棲大師道德高妙。便欲請他主持其事。親往雲棲來見。大師只見一路山青水秀。秀障層巒。如非凡境。山門並一。扁是雲棲二字。旁有一對是。

翠藹封中覓路 碧峯盡處歸庵

余知府道真名山勝蹟也。到寺前。有知賓接進。蓮池即出相迎。進了方丈。賓主坐下。余知府開口便道。非爲別事。只因未橋被潮。汝衝切往來。病涉非德行之士。主持其事。焉能成此大功。本府欲借重和尙。重建不知尊意。何如蓮池道貧僧出家人。原以濟人爲本。方便爲門。砌路修橋。正是僧家之事。止與無分貴賤。每願捐貲。八分隨緣。而助便。

可竣事。知府沉吟道。功大施微。難以速成。蓮池道。施不論多寡。但以心力爲主。心力多。則功成不朽。况入者取坤上之義。以土制水。無有不成之理。余知府遂和尙出言平易。講理入微。真非凡人可及。便叫門子拿拜匣。取了八十兩銀子。送與蓮池道。俸資八十兩。補助橋工。餘仗和尙佛力。隨打橋。同衙四方好義的。聞得蓮池大師與三造橋。都來佈施。立累千金。鳩工築基。每下一椿。便誦咒百遍。自起工。至橋成之日。潮汝不至。以此得成大功。人皆稱爲神異。當年湯氏創丈夫。任持雲棲。他便在某市橋側。創立一尼菴。名孝義無碍菴。遂一心焚修。法名大素。得無生先蓮。

池圓寂。蓮池自出家幾五十載。所著述除經、餘雜錄如
 竹窗隨筆、類林、三筆等書三十餘種。忽一日入城別諸弟
 子。以及故舊道。我將他往。特來奉別。人皆不知其故。回寺
 復命。特設茶湯。與關寺僧眾話。眾問大師何往。但言此
 處吾不住矣。眾亦不知其故。下上。復對大眾道。明日
 佳。要行。眾西之。不。復入丈室。端坐。瞑目無語。眾方醒悟。
 圍繞師前。大師復開目道。所著彌陀諸經。實乃浮上。慈航
 傳燈。正脈。當令普。竟不可勝絕。在大眾。只宜老實念
 佛。莫換題目。便了。竟日圓寂。小頃。城裏城外弟子雲
 集。欲與大師治喪。曰。大師遺命。不許披麻帶白。行世俗禮。

照常規式。所有衣鉢。盡行作福放生。大師生於嘉靖乙未。
 逝于萬曆四十三年七月初四午時。葬于寺左嶺下。遂全
 身塔於此。其妻湯氏。九一載而化。亦塔于寺外之。
 見佛慧性生。男女俱成正果。天下叢林。未有如雲
 溫精詳。僧規嚴肅者。西湖放生池。萬工池。并城山
 寺兩池。至今放生不絕。大師豈。西湖三大寺。

